

高中组

鲸背

浙江省镇海中学高三(9)班 岑泽炎

高三的体育课是大洋里难得一见的鲸背,附着其上的贝壳看见了过往和蓝天,海鸥静默地盘旋。

这么说的原因首先是体育课的稀少,在经历了23天阴雨,3次换课,2次大考后,我终于得以在黑板的课表上郑重地写下“体”,这个“体”字横亘于“语”“数”之间,用寻常雄壮的体格宣示着巨鲸的来临。

我们鱼贯走进尚有潮气的操场,在软绵绵的阳光下懒散排着队。老杨向我们问同学们好,声音随着他的弯腰而起伏。一周前的现在,“体”被划掉改成自习,老杨走进教室时我正敲着桌子抱怨,憋屈得像被阉割的公猫。老杨还是带着他的哨子,仿佛下一秒就能把自习改回“体”,然后催我们集合。

就像现在一样。“集合——老规矩,跑三圈!”我很乐意跑这三圈,倒不是因为我是校运会1500米虽败犹荣的第11名。也不是因为有人曾说我跑步姿势优美,反倒更像是一种本能,一种充满了孩子气的好动的本能,一种小鱼儿与鲸亲近的本能。跑道上,欢呼呐喊声太多,反而没有一丝能挤进耳朵。我与前面的那个人相互追逐,一次次的拉锯各有胜负,其他的意思则暂时失去,就像你是卡夫卡笔下那个乡村医生,“乘着人间的车,架着非人间的马。”如今我又在这跑道上,用强装着轻盈的脚步俯视过去,努力想忘却比赛时的苦难,但是我做不到。因为苦难与冲线时“醉卧沙场君莫笑”的飘然快意

血肉相连。我既然想时常回味荣耀,当然也要不时经历梦魇,一如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”。

跑完圈自然是自由活动,我却不想用千篇一律的篮球赛来完成与鲸背难得的邂逅。我沿着草坪漫步,漫不经心地吸着草的清香,听着篮球“哐哐”打铁的声音。眼睛却一下子被不远处那个女孩抓住,她还是这样,五官精致如水,眼睛里透着能滴水的机灵,在阳光下兴奋得乱蹦,动如狡兔静也如狡兔。这样的她与每个跨年夜我给她写长信时脑海中浮现的她几乎一样。只是多了份阳光普照的真实感。我总是对自己说“我喜欢她”,但当那些长信在我笔下畅快流动时,我又清楚地明白很多时候我只是想写,想表达。也许只有她把彼此当成可倾诉的对象,才算是爱恋的开始,但我始终不太清楚,我也没想好是否要告诉她真相。

这是我把体育课叫作鲸背的另一个原因。语文课上我总是安静地坐着,思绪却在回忆之间优哉游哉。此时我在回忆的孤岛上,这是因为文字的烙印是永恒的,由《想北平》想到老家斑驳树影,由《边城》想到同样爱喝酒的爷。那么体育课呢?回忆的来源不再是文字而是场景、地点,是人、是事。我在集合时,跑操时,散步时都会走入回忆。是那种流动中的回忆,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,既魔幻又真实。会移动的孤岛,就是鲸背。

理查德的漫画集《在这里》,把不同时间同一地点的场景组合起来,于是我们看到一家人在大象脚边吃着火鸡,老人在一片

废墟中歌唱。我在上体育课时也奇迹般地拥有这样的感受。我曾试着过滤掉暗淡的回忆,只留下那些熠熠生辉的,失败之后我决定带着所有的它们前行。我的回忆会在体育课上,人生路上的不同地方随心所欲地绽放,美好的回忆常读常新,痛苦的回忆我一样倍加珍惜。

离下课还有一分钟,我走到了主席台边。站定,等待下课的铃声。

六十、五十九、五十八……

每学期初校长都在这儿讲话,我很幸运地能听懂他并不标准的普通话。

三十七、三十六、三十五……

每次校运会开幕式我都会摇着道具从这里走过,笑得矜持而尴尬。

十二、十一、十……

高一时我在这里训练,想加入国旗班而未得,高二时我在这里获得“十佳学子”称号。

三、二、一……

我愿永远铭记。

叮铃铃铃铃。

本能

杭州第二中学高三(13)班 王都

我想起烈日下的跑道,足球场上的身影,双呼,草地上潮湿的泥——儿子在他的房间里上体育课,我从门缝里偷偷看他,他被“绑”在一个魁梧的机器上,网课远端的体育老师正在线上教班里四千三百个学生按哪个按钮,从而做几组拉伸。一串复杂的操作后,机械钩爪开始揉捏他的腿腹。

十多年过去,我还是有些毛骨悚然地不适。年轻人称我们为“老年症候群”。就像我当年无法理解祖母父母满怀无奈和不舍地谈到“劳作”那样,我们——曾经的时代弄潮儿,再次被抛在了时代之后。

2019年,我刚满十八岁。那时人工智能的浪头刚刚扬起,资本就嗅到了商机,疯狂朝新的领域涌动。街上的实体店开始一家接一家地倒闭,工人一批接一批地下岗,行人一天接一天地减少。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触角伸进了生活每一个角落,信息铺天盖地地涌动。之后,虚拟现实代替了旅游,外卖吞并了美食行业,网购取缔了服装实体店,健身机器消灭了体育运动,远程教育关上了学校的大门。

短短二十年间,百平米蜗居地,成了人类的整个世界。

所有体力劳动都被机器人取代。我们足不出户,胳膊上、小腹上、大腿上,赘肉开始肆意生长,除了打键盘的手指依旧敏捷,其他器官机能都逐渐退化。

我想起上一代人的体育课。微信步数、饭后散步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生活方式。靠数据监测健康,当时就初现端倪。

我轻轻关上儿子的房门,走进自己的房间,躺在体脂机上。“您的体脂率是38.7%,左侧肋骨下方脂肪偏多,建议抽除。”温柔、熟稔的机械女声。我随意地点了抽除按钮,看看蘸有酒精的棉花涂抹在身上,和紧接着插入的极细针管。抽脂、塑形、注射胶原蛋白,一套流程过后,体脂机上的屏幕闪烁着笑脸:“恭喜您,成为好身材完美女士。”

社会要求女人成为完美的女人。事业、家庭、个人形象都要兼顾,才算得上合格的新时代女性,不能过度信赖男人,也不能太强硬独立,要同时保有能干和小鸟依人;不能赘肉丛生也不能瘦骨嶙峋。他们把柔软的女性烤化了,浇铸成自己想要的模样。

既然都是模板,那就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个。我起身,走进书房,看着贴在墙上的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,手指掠过一排排书籍:“十天学会微积分”“心理学干货课堂”“一分钟读完《活着》”……还有在角落里静静躺着的,村上春树的散文集。鬼使神差般,我取出了这“无用之书”。

泛黄的、破旧的书页。他说,跑步时他能感到无比的愉悦;他说,跑步是灵魂的旅行。

我想起烈日下的跑道,想起滴落在塑胶地上的汗水,我想起学校墙标语“文明其精神,野蛮其体魄”上被阳光镀的一层金边,想起在胸膛中擂响的心跳,咚咚咚,咚咚咚。

外面天色已黑,在下着雨。没有人会在这样的夜晚出门,余秋雨说:“夜雨是行旅的大敌。”

但今天,夜雨是行旅的大友。

我冲出门。

雨中沉静的树叶纤维的味道笼罩着黑夜,墨绿的染料里,我不顾一切地迈开步伐。沉重的脚步溅起轻盈的水花,万籁俱寂中,万籁唱起了歌。我想起没有火的世界里,人类始祖的惶恐逃窜;想起时间的莽原里,他们快乐的歌谣。

我想起这样的一个夜里,耳畔少年的呼吸和我的心跳。

咚咚咚,咚咚咚。我不顾一切地向前狂奔,像是追求普罗米修斯的火源,和从那奇点中引发出的冲动、热血、本能与爱。我感受这肌肉的颤抖,和血管中奔涌的、对速度的渴求。

我想起十八岁那年,高三的最后一节体育课,也是人类最后的一节体育课。

夜雨中,我泪流满面。

体育“课”

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高二(2)班 方伯逊

你若是随意翻开一本人体解剖学的教程,便能看到万年之前草原上某些两足兽类赖以生存的特殊结构——即使它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些用处了。可它们还在——丝毫没有变。就像是故宫里的盘龙宝座,除了某些外国导演还会用来作为布景道具之外,便只供好奇的游客们兴奋地在衰亡的玉阶前合影留念。但它依然在那,仿佛宣告着往昔的梦永不会消逝。

而这便是人体——万年的沉淀造就了它独有的基因,却在近百年的革命中渐渐变得不再合适。哈佛大学人类进化学系主任利伯曼教授在其著作《人体的故事》中提及了“进化失配”这一概念,即近百年的农业与工业革命改造,变革了人类社会,产生了新的阶级并改善了人们的生活,但也因其改变速度大大超过了人类进行生物学进化的速度,使人体越来越不适应人类社会而产生如肥胖和高血压一类的“失配疾病”。简而言之,社会进化大大快于人体进化,使原始狩猎者的身体承受不了工业革命的重担。

于是人类发明了“体育课”。

所谓“体育”者,即通过身体的锻炼,使身体乃至精神同时得到强壮。用以上的进化理论,也可以认为是对原始狩猎环境(即“自然”)的模拟,使人体回归到一种自然的状态,也使人的精神水平回归到一种自然和健康的境界。“体育”本是自然的作用,而加上个“课”字,便是对自然作用的模拟了。在现代失配问题与城市化兴起的情况下,对自然进行人为的模拟无疑也是一个解决自然缺失问题的重要方法。人本是从自然中来的,又怎么能脱离自然呢?于是

便只好“创造”一个“自然”,聊解燃眉之急了。

这样的方法,我们不妨称之为“社会自然化”,即在人类社会模拟自然。

“社会自然化”的例子比比皆是。从城市里的“动物园”“公园”,到人们“野营”“踏青”,甚至对极限运动的狂热,都是在人为社会中寻求自然以寄托天生自然精神欲望的体现。园林也是如此。中国古典园林讲究自然情趣,企盼达到天、地、人的三位一体,使“久在笼中”的人能够“复返自然”。人们天生向往“种豆南山下”的生活,所以就连大观园中都有一间别致的草舍,可以安慰人们尘世的心灵。这样既讲究自然排布又追求不刻意、不修饰的自由“自然化”园林,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古老和谐之美的典范。

相反,法国园林则是追求自然的另一种形式。法国的园林永远是修饰过重的。树木必是三角锥形的,灌木必是长方形的,连池塘都是个标准的椭圆——假山那样的崎岖当然不被允许,必须要将饰有丘比特的喷泉放在中间。法式的园林是一种人为改造的自然,处处显示着太阳王不可一世的权威与主宰,展露人类改变甚至创造自然的欲望。西方文化的征服性与探知欲在园林上被展露得淋漓尽致——他们任意创造着“完美的自然”。

然而人为的“自然”真的是自然吗?人们所认为的“好的自然”真的完美吗?自然主义者宣称。无论这说法是否有道理,纯粹而不加人为干预的自然都只能流于空想。科技革命前进的步伐永不会停歇,农耕文明或是狩猎生活将一去不复返。而我们所能做的,只有“体育课”。

但可以更好的“体育课”。

“和谐”,尤其是人与天地的和谐,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的关键。而人在这一环所能做的,就在于上好“体育课”——即“社会自然化”。自然化将要也应当要进展到完全的自然和谐——而许多新的理念与技术成果也初显端倪了。人们看到无人驾驶、太阳能动力,看到人工智能、仿生技术;人们看到二手超市对农耕社会以物换物的模仿,看到工业系统对体力劳动者的保障;人们也看到体育课的重新复苏,看到“文明其精神,野蛮其体魄”的标语口号……

我相信终有一天,动物园将不再禁锢自由的魂灵,而是融入自然的博爱与怀抱;我相信终有一天,自大的人类将尊重自然的灵感,为永恒的宇宙添上一抹明亮的彩虹;我相信终有一天,人们、鸟兽们、花草们能重新站在一起,在生命的诗篇里放声歌唱。

我相信终有一天——这一天终会来到——整个世界只留下和谐的回响,在神圣的光影中,化为温暖的音符——那是自然古老的赞歌……



浙江

APP

扫二维码,看小学组、初中组一等奖作文。